

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1952年版电影《南征北战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军事片,堪称真正的战争场面重现,电影一经上映即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轰动。片中许多演员,本人就是革命军人出身,如扮演我军高级将领的陈戈、汤化达早年就到延安参加了革命,所以在银幕上表演就显得真实动人。电影没有血腥场面,却写出了战争的残酷,我们夺取胜利的不易。

影片中有两个小战士,出场不多却令观众难忘,就是仲星火饰演的刘永贵和铁牛饰演的小胖战士李进。也许是机遇安排,我和两位老师,后来都有缘在同一个剧组合作拍摄。

## 他从南征北战中走来

汪正煜

和铁牛老师是在电视剧《包先生的包》剧组合作。这是个讽刺轻喜剧,编剧茅晓峰,导演徐昌霖,我忝任副导演。拍摄前,我和徐导在上海浦江饭店,一瓶酒一盘花生,边喝酒边商量演员组成。那个

和父亲视频时,他正在水田边除草,一只手举着手机,另一只手抓着带着泥水的稗草。傍晚的余晖照在他黑黝黝的脸上,让他的脸泛着微红的光,随着额头上的汗珠流下,整个人在屏幕中显得亮堂堂……

“爸,你在干嘛呢?”我看手机里的画面突然摇晃得很厉害,忍不住问道。“闺女,你等等,我把手机找个地方立着,这样咱可以好好说会儿话。”不一会儿,父亲那头的画面清晰又稳定了,我笑着问:“你把手放在哪儿了?直接放地上灰尘会钻进收音孔,别讲着讲着听不见声音了。”

父亲露出了得意的笑容,将几片玉米叶放在镜头前,说:“我还没那么傻呢,摘了几片叶子垫在手机下面,将手机靠在路边的砖头上,稳稳当当!”我为他此番机智之举竖起了大拇指,瞧着他坐在田埂上,背后是一大片浅绿色的稻秧,真有点稻田里的守望者的形象。

我询问稻秧插了多久了,是不是母亲吩咐他拔草来了?他们因为疫情被困在上海三个月,田地里的活儿被耽误得不轻,几经折腾后回到老家,隔离期一结束,他们就奔到田里,打理起那些宝贝农作物来。他们一旦忙活起来,基本上不会想到我,我白天打回去的电话常常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

父亲转过身望着水田,长舒了一口气,“总算是把秧儿插好了,你妈在上海就一直念叨,怕赶不上,果然是没赶上大部队的步伐,晚了几天。我们直接是机器插秧,那样子快,后面拾掇拾掇就差差不多了……”插秧这一农事,是父母出门在外一直挂在心上的大事,如今结束了,我也替他们松了下来。

见镜头里一直未出现母亲,我便问了问父亲,两人难道不是一起干活的吗?谁知道父亲就像个受了委屈要告状的孩子,瘪了瘪嘴,接着便倒豆子一般和我叙说着。他说,在家隔离时,母亲指挥着他扫地拖地,搬东搬西,让他累得直喘气。全打扫完了呢,母亲又安排他坐在小板凳上剥蒜,还美名曰:坐着休息。后来可以去田里干活了,母亲更是将父亲安排得明明白白,什么时候种豆子、什么时候除草、怎么翻地、怎么浇水……

可偏偏父亲听话照做还会被母亲说,怪他动作慢,嫌他动作粗,时常不满意父亲的劳动结果,这些让父亲有些生气。他止不住地问我:“你说说,我做得怎么就不好了?她要求咋那么高嘞?做事太一板一眼,从东面开始打农药是打,从西面开始打农药也是打,最后整片田都打完了不就好了吗?嘿,她非要我完全听她的,不容我自作主张。”

听完父亲的诉苦,我哈哈大笑。他这是出了力不讨好,被母亲责怪得不高兴了。像极了小时候帮母亲干活,本想着活干完了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听母亲夸赞,却不知母亲对农事有着极高的要求,形成了她的干活风格,我做的事情时常不合她心意。我将自己过去帮母亲干活的经历告诉父亲,劝慰道:“她可不是针对你,对我也这样,一点都不偏心呢!”

父亲摆摆手,“罢了,罢了,我们到家了就得听她话,她是老大,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吧。”父亲说这话时,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,更有种从钢筋水泥的城市回到乡野后需要一切从头再来的无奈。据说,父亲19岁就开始了打工之旅,远到新疆,近到上海,他在外闯荡三十多年,形色各异的工地才是他的世界啊。走出外面的江湖,父亲多少有些不适应,仿佛丢失了什么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,在岁月和现实面前,一点点老去……

夕阳落山后,天色很快暗了下去,父亲的脸随着暮色黯淡了。他从地上站起,弹了弹裤子上的泥,扛着他的锄头往回走。晚风吹动他的衬衣,他的喉头蠕动,似有千万句话要说,最终却只笑了笑说“挂了”。

## 晚风中的父亲

袁秋茜



上海弄堂 水彩 应海海

骗子包先生即刻定下由卢青饰演,被骗的那位大老板谁演?

“铁牛!”徐导的口吻无可置疑。

“铁牛?”我脑中立刻出现了《南征北战》中那个憨厚的小胖子。

“对,”徐导似乎看出我的疑虑,笑笑,抿了口酒,“你看过我拍的《球迷》吧?”

嗯,想起来了。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《球迷》里,铁牛演主角、球迷出租车司机,载了球迷乘客,自己儿子又是小球迷,回去球场看球,为了球票闹出大笑话。那部戏里,铁牛的表演为全剧大增笑料。

“选个就叫演员。《南征北战》里他演小胖子战士,观众不会笑,《球迷》里,伊一出场,大家就笑。啥道理,依懂吧!”

徐导演在启发我,如何看演员,选演员。一瓶酒喝完,事情谈妥。

戏一开拍。铁牛老师就显出了一位杰出的性格演员的特色。

我和卢青有过几次合作,他的表演当时已经有所成就,那油头滑脑的样子,能言善辩的嘴皮子,又吹又捧的手段子,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大骗子。可是那位大老板怎会上当?铁牛出场,忠厚老实,规矩矩矩,那憨厚模样正叫人为他捏把汗,观众必然会想,他一定上当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悬念,或者称铺垫。等到后来,大老板识破包先生骗术,揭穿其诡计,把他送进公安机关,受到法律制裁,观众才恍然大悟,哄然大笑,拍案叫绝。这就叫演员的魅力。

铁牛老师是位老共产党员,1946年参加了新四军,是真正的扛过枪打过仗的革命战士。可是他为人从来没有架子,平时就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,拍戏后与他熟了,也就无话不谈。他原名杨锡业,在新四军时,有一次大伙摔跤玩。他的力气挺大,把别人全摔倒了,有人开玩笑说:“你这家伙力气大得像铁牛。”“俺觉得挺好玩,后来就改名字啦,艺名铁牛!”他说完大笑起来。我也笑了起来,一点也没有他是位老革命、老前辈的拘束感。

《包先生的包》由当时刚成立的深圳电视台拍摄,资金很匮乏。摄制组成员都每天拍完戏回家,只在当时还较简陋的仙霞饭店租个房间,供主创人员住。有一天,拍戏实在太晚了,铁牛老师也要睡下。没地方了啊,他在厕所旁的地板上,睡在我边上。我无论如何不答应,他却假作恼怒地说:“咋的啦,你把我俺当大人物了!”我无话可说。他始终保持从南征北战走来的朴实。

记得还是2004年,当时还是小潘的老潘想借给我一本书《魏晋畸人》,他很恳切地说,感觉我像里面的人。我以学外文的人的浅薄,心中气愤,当场将书还给他,以为他在讽刺我。后来才知道什么叫“畸人”。

最近,偶尔碰见“畸人”。一天,刚进一网约车,司机就问,您去学校,您读过俄罗斯文学吗?我哈哈一笑,知道又坐进W司机的车。那还是一月的一天,我坐车时,司机一听是去学校,便一个劲地向外文学,讲起他当年虽然读工科,但通读欧美文学。讲得高兴,还背诵几句。很奇怪,叫车时只要想起那一幕,接单的司机就为W司机。戴着口罩,每次我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认出他,他却总有暗号:您读过俄罗斯文学吗?

夏至过了,枯瘦如柴的树,朝气、欢畅、蓬勃,全年轻回来了。梧桐、杜英、无患子,枝叶叠枝叶,撑起的绿色穹顶,需仰了头才能望见全部树冠。看久了,恍惚自己也会染上一对和郝思嘉一样的绿眼睛。初夏的太阳直当照,很灼热,大树一遮,又恍惚撤离到适宜的春。走在一团团接力的绿荫中,感觉自己是荷叶呵护下的一条小小鱼,潜伏在清澈又清凉的水里,惬意了脚步,亨德儿的《绿树成荫》自肺腑默默哼出来:“绿树成荫,遍地芳草如茵,风光绮丽幽静,人间难寻……”

真希望树下走过的人,都能仰起脖子和头顶的繁枝茂叶打个招呼:嗨,你们长得真漂亮,真的很感激一路有你们!人对这种无私的奉献,要懂得感恩,并不吝于赞美。

保湿,舒缓,镇定,树木是城市最好的护理专家。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写“叫人喜欢的事”,其一就是“荫下纳凉”。纳凉是一回事,更重要的,赠以人间好颜色,一年又一年,唤醒人对美的感知,以及“遮”的那份体恤。

有了绿树遮阴,一路受阳光追赶的环卫工人,就好像行驶在高速

《南征北战》的手法。联想我们现在有的战争片以厮杀、流血来卖座,有的更胡编乱造,在机枪扫射下,会挺身不倒,个个战士穿着新军装,脸上涂点血浆算受伤,抗日战场不拿三八大盖,竟有机枪杀敌人,令人不觉哑然。

铁牛老师参与过很多影视剧的拍摄,甘当配角,大都扮演的是士兵、工人等形象。在《新安江上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聊斋》《八仙的传说》等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。当然,也包括了最为熟知的《西游记》中的弥勒佛。

《诗经》云:“……瑟兮僂兮,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,终不可谖兮。”(《国风·卫风·淇奥》),其意为,心胸开阔宽广、光明磊落的男子汉,令人永远难忘。《包先生的包》拍完后,每人酬金很少,但送我们每人一本相册,留作珍贵纪念。因为琐事繁忙,完成片也不及看,此剧现在在网上也搜寻不得,如果编剧茅晓峰保存此片,我真想看看铁牛老师留存的风采,看看这位从南征北战走来的战士,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演员!

谈到战争片,铁牛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,战争是残酷的,但是影片里不一定要很写实地拍摄血肉模糊的镜头。他十分赞赏成荫和汤晓丹导演

办公室备课,正为怎么讲现代小说名著《黛西·米勒》发愁,古典研究专家N老师悄然进房饮茶闲聊。我心中一喜,赶紧问他,你怎么看?他直接说:没读过。大家哈哈一笑,就改谈莎士比亚、约翰逊、鲁迅和梁实秋。海阔天空之间,修空调师傅敲门,他道别而去。

## “畸人”

范若思

知道它在讲什么。亨利·詹姆斯高明在于,他不讲惊心动魄的情节,而是用精致的文字描绘人细致的心理和社会百态,但中间又有一种人的微妙关系甚至残酷隐藏其中。这适合一个人在房间中边喝咖啡边慢慢阅读,或者走去河边,想象当年黛西·米勒去古堡。就这样和大家随意交谈,90分钟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。

## 浓荫在,爱也长

阿果

上的车有了暂歇的服务区。那些卖水果的小贩,夏日没有一块绿荫容纳,他们该去哪儿做一份小营生,换一家的温饱?还有鸟雀和松鼠,仁慈的树荫让它们免受风吹雨打日晒,住进了避暑山庄呢。

去年此刻,我受托给朋友在山里的父母送了一些书和文具。劳动节前,朋友的父母就到山里租了个民居,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城。在省城工作的朋友不能看顾,只好拜托近水楼台的我。朋友的妈妈退休前在文化馆工作,老爸是位机械工程师。

那日,我在山村一棵五百多年的银杏树下找到了他们。那棵如盖如伞的大树,展开有半个篮球场大的绿荫。树下打了平整的水泥地,停着菜贩的三轮车,也有剥豆、带婴儿的妇人。朋友头发花白的父亲化身成理发师,正在为一个戴着围布的老人刮脸。他又开双腿压低身,右手持刮刀,左手拇指将老人松软耷拉



是长出腿的金针菇呀。朋友母亲细声软语地介绍,这是一个叫山口启介的人设计的,原本那儿是个没人住的空心岛,因为这些有趣的设计,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。我们现在把环境守护好,长大了当建筑师、艺术家,把家乡打扮得漂漂亮亮,也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孩子们个个很认真地点头。

终于明白了,我带去的《小王子》《儿童恐龙大百科》《游戏棋书》和那些绘本、文具,主人是这些孩子。

绿树阴浓夏日长,真好。浓荫在,爱也长。

## 七夕会

夏日到,宜喝啤酒消暑。可是近些年欲喝扎啤而不得:扎啤哪里去了?扎啤,在我们家乡称作散啤酒或鲜啤酒,简称散啤、鲜啤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啤酒来到了家乡小城,是瓶装的。那时家乡人没有喝过啤酒,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。啤酒是什么?也是酒?知道的人就说,跟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里那几个坏蛋喝的香蕉酒差不多,倒在杯子里漾白沫,外国人早就喝它,现在大城市里人也时兴喝它。那年月间娱乐活动少,电影普及率极高,这个镜头画面大家都清楚。外国人喝它,国内大城市的人也喝它,一定穿不了!问问价格,不贵;买来尝尝,有点杀口,喝了打嗝,不是个好味;有人以为是初尝此酒不适应,有人则笑言有驴马尿味。不久人们就适应了它的“杀口”“打嗝”,进城上店:来瓶啤酒!

1981年我出发到上海初尝鲜啤,即后来所说的扎啤,自以为其口感比瓶装啤酒要好,这时才知道啤酒有生熟之说。那年头上海买瓶装啤酒受限制,当地人带着啤酒瓶去兑换,每瓶交3角多钱;鲜啤可随便买。喝鲜啤用带把的厚玻璃杯,能盛一斤,每杯一角钱,街店有售。逛街,渴了累了就来一杯鲜啤,既解渴又提神,临时还能压饿,一杯下肚再多走几里路没问题。犹记一次饮鲜啤后多走了一段路,巧遇博物馆在办丰子恺书画展,意外收获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。丰先生书联“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足,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”,至今铭心不忘。真是“大上海”啊!画展、鲜啤,成了后来我想念上海的理由。

1982年家乡小城有了啤酒厂,瓶装啤酒上市时间不长,散装鲜啤也随之上市。那时我在读电大,晚上到学校上课回来路过向阳商店,这里有鲜啤,我就喝它一杯提提神,回到住处做作业、梦周公。不久饭店、街头地摊有了罐装鲜啤,一罐40斤,人们以罐的外形戏称之“炮弹”,练地摊、进饭店,常说“来他一个炮弹”。有次我们几人在饭店畅饮,一个“炮弹”不够用,再来一个喝不了,于是要了几瓶优质瓶装啤酒补缺,打开倒杯入口,都喊不好喝,说有“污水”味。由此知道,鲜熟啤酒味道各有不同,两种不宜混喝。

为适合家庭饮用鲜啤,当地曾有过20斤、8斤罐装鲜啤上市,我常到近处商店交押金把8斤罐装提回家,中、晚两餐饭后退罐。为便于分酒,还专门到超市买了一个据说是进口的3斤装玻璃啤酒杯。小城啤酒厂被另家大啤酒厂兼并后,爱喝啤酒的人曾喜在心头:往后可以喝上更好的啤酒了。哪知时间一长,不但没有品出新啤酒的好来,反而是市场上由12度到10度再到8度,味道寡淡的啤酒多了起来,就是优质瓶装啤酒想喝得“杀口”“打嗝”也很少能遇到了。最让人不爽的是,散装鲜啤不见踪影了。不仅县级城市没有,市级城区也没有,我那个大啤酒杯,已成了盛放凉开水之物。老妻曾问我近几年怎么不喝啤酒了,我说想喝鲜啤没有,瓶装啤酒弄的不想喝,高档的价格算起来不如喝杯老白酒实惠。

1985年我到省会城市买了一套精装本《鲁迅全集》,扛着这本书走街市,上火车不睡觉,一是靠鲁迅先生给的力气,再就是借着鲜啤的劲。2019年春夏之交,我骑单车路过这个省会城市,在一家小店门外喝了一大塑料杯鲜啤,对店主说已经十多年没有喝到它了,店主还以为我住在偏僻之地“山高鲜啤远”呢。

## 美食